

星占与梦占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刘文英 著

新华出版社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中国华诚集团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

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尊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

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

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有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羨林
前言	1
一、星占与梦占的历史渊源	3
(一)从星神崇拜到星占迷信	3
(二)从梦魂观念到梦占迷信	13
二、星占的思想特征与复杂内容	21
(一)星占政治化的过程	21
(二)星占与天人感应	28
(三)无星不占的星占分类	35
(四)星象与地上的分野	87
(五)星象与个人的命运	98
三、梦占的思想特征与复杂内容	105
(一)梦占世俗化的过程	105
(二)梦占与神不灭论	112
(三)无梦不占的梦占分类	118
(四)梦象与梦者的身分	136
四、星占术与梦占术的内在秘密	141

(一)星占术与梦占术的历史演变·····	141
(二)星占术与梦占术的逻辑分析·····	148
(三)占释过程的明暗顺逆·····	167
(四)吉凶标准与祈禳仪式·····	172
五、星占与梦占的文化历史影响 ·····	179
(一)星占学与天文学的交错纠葛·····	179
(二)梦占迷信与梦的探索·····	186
(三)星占、梦占与社会心理·····	189
后记 ·····	李生泉 195

前 言

在纷繁斑斓的神州文化中,占卜是一种很特殊的形态。它既有宗教的神奇色彩,又有方术的玄秘智巧。

在众多的占卜形式中,星占和梦占融共性、个性于一身,非常具有典型性。星占上观天文,以星象占卜人事之吉凶。梦占近取诸身,以梦象占卜人事之吉凶。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其源可以追溯到先民的星神崇拜和梦魂观念,其流则现在还纠缠着很多人的头脑。就其文化意义来说,它们都反映了人类欲知未来的永恒的心理追求,同时又表现了人们在星的探索和梦的探索过程中的迷惘、无知、愚昧和失误。

星占和梦占都以肯定神灵存在和灵魂离身为出发点,并以占知星象、梦象的神意鬼旨为基本内容,其占卜的智巧也主要是附会,因而它们在本质上属于神道迷信。我们今天应该充分揭开它们蒙在星象、梦象之上的神奇的面纱,揭穿它们以附会占说吉凶的种种手法,从而肃清它们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影响。但绝不能把星占、梦占简单视为一堆历史垃圾。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它们不但积累了大量的星象、梦象资料,而且在歪曲的形式中也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因素。问题是,我们要站在人类现代认识的高度上,用科学

的方式去分析、鉴别、剔削、改造。同时，由于星占、梦占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中的广泛影响，考察它们、研究它们，也将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了解。

一 星占与梦占的历史渊源

要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最好能首先找到它的历史源头。因为源头不仅可以具体暴露它的产生过程，而且可以清楚地显示它的思想根源。星占和梦占的历史都非常古老。前者源于先民的星神崇拜，以为日月星辰是天上的神灵，其变化自然是神意的表现。后者源于先民的梦魂观念，以为梦是灵魂离身外游，而灵魂离身及其变化亦由鬼神所驱使。后来通过自发性的星兆迷信和梦兆迷信，逐渐转变成自觉性的星占、梦占活动。

（一） 从星神崇拜到星占迷信

当我们祖先尚处在蒙昧状态时，他们只关心树上的果实和可以捕获的动物，天上的日月星斗不可能对他们产生什么诱惑。然而，当他们进到以畜牧和农作为生的时候，便不能不探索天上的世界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需要确定昼夜、日月以至年岁的观念。牲畜的繁殖、屠宰，谷物的播种、收获，也需要确定四时寒暑季节变化的观念。《易传·系辞》曰：

包(伏)牺氏“仰则观象于天”。这在畜牧时代如果说完全可能,那么在农作时代简直必不可少。我们在《山海经》中看到,当时有些很奇怪的“神人”,或者“西望日之所入”、“司反景”^①,观察太阳在哪里落山,及落山后东照的影子;或者“司夜”、“司天之九部”^②,观察夜间的星空;或者“司其(日月)短长”^③,记录时间的延续过程。夸父追日,实际上也是“欲追日景(影)”^④,要量太阳的影子。这都曲折地反映了先民们对天象的观察。不过,天象的规律要比它直接呈现给人们的面目复杂得多。起初,人们可能对太阳的光和热十分惊讶,怎么它一出现就能给天下带来光明,而它一离去大地即陷入黑暗之中。月亮的光彩比较清淡,为什么它总是带着星星一起出现,圆而又缺,缺而又圆。星星的光芒闪烁不定,又像无数只眼睛从天上注视着人们。它们总是出而复入,来而又去,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又藏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真是令人迷惑不解。于是慢慢地,由于敬畏、迷惘的心理的驱使,再加上想象力的翅膀,人们创造了许多有关日月星辰的神话,同时把它们都当作神灵来崇拜。

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有关远古先民的日月神话和星神崇拜的具体情况,我们现在已经难知其详。但仍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博雅·释天》曰:“朱明、曜灵、东君,日也。”这些称号可能都是太阳神的名字。据说,太阳当中有神鸟三足鸟^⑤。三足

① 《西山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② 《海外南经》、《西山经》,袁珂《校注》本。

③ 《大荒东经》,袁珂《校注》本。

④ 同上。

⑤ 参看《楚辞·天问》“乌焉解羽”王逸注,《淮南子·精神训》“日有中夜,乌”高诱注,《论衡·说日》,张衡《灵宪》等。

鸟最初可能就是太阳神的化身，所以太阳能在天上“飞行”。在人们发明马拉车以后，又说太阳神每天早上从汤谷出来，乘着一辆悬空的车子，由六条龙拉着车子，在羲和的驾御之下，从东到西，晚上在濛汜休息^①。月神则称“夜光”，据说她“腹”内有蟾蜍、玉兔，她有“死而复生”的本领^②。其他星宿则想象成一些动物或器物，如蛇、狗、鱼、鳖、杵、臼、斗、箕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部落或部族，还把日月星辰作为自己的图腾或图腾之一，认为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白虎通义·五行》曰：“炎帝者，太阳也。”炎帝如果不是太阳神，也应该是太阳神在地上的化身。其后裔“祝融”之名，意思也是说“始明”，即天地由此开始得到光明，所谓“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也^③。楚辞《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为古帝颛顼之号，意为高空中的太阳。可见颛顼也是太阳神，而楚人认为他们是太阳神的后代。传说中的古帝太昊、少昊，其名之“昊”，同样指天上的太阳。据说，太昊即伏羲氏，他的额头上有一个奇怪的“日角”^④。人，除非是额头上长了一个巨瘤，谁也不会有这个怪模样。这可能是部落酋长特有的一种装饰，作为太阳神或太阳子孙的一种标志。少昊即“金天氏”^⑤，只有金色的太阳才能把天穹染成金色。这些材料生动地说明，炎帝、颛顼、太昊、少昊他们所代表的部落，不但把太阳神化，而且把天上的太阳同地上

① 参看《楚辞·天问》、《楚辞·离骚》、《淮南子·天文训》等。

② 参看《楚辞·天问》、《论衡·说日》、张衡《灵宪》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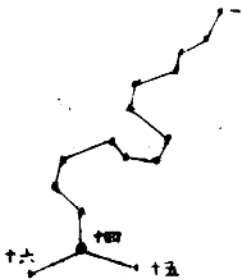
③ 《国语·郑语》，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下册。

④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孝经援神契》、《潜夫论·五德志》，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⑤ 《汉书·律历志下》，中华书局新校本。

的人群直接联系起来。那么,有没有一些部落把月亮神化,而把月神作为自己的图腾呢?这方面的材料我们还未发现。但《山海经》提到“有女和月母之国”^①,顾名思义,以“女和”为“月母”,“女和”当然是月神或月神的化身了。“月母”云云,也当然是把月亮作为本部落的母亲或祖先了。

除了日月之外,其他有些星宿也被有些部落作为图腾或氏族神。《山海经》有“轩辕之国”^②,古星名即有轩辕之星。中国上古著名的黄帝,原是轩辕部落的首长,故有轩辕氏的名号。后来成了许多部落组成的联盟的首领,才被尊为黄帝。《晋书·天文志》曰:“轩辕,黄帝之神,黄龙之体。”从古星图看,轩辕确如古人所说,“形如腾龙”。其中轩辕十四正当龙头



轩辕

1 《大荒东经》,袁珂《校注》本。

2 《海外西经》、《大荒西经》,袁珂《校注》本。

的中央,最大最亮。从十四到十五和十六,分别为龙头左右的两根长角。从第一到十四,则是弯弯曲曲的龙身。这样说来,轩辕星神是一条飞腾的黄龙,地下的轩辕黄帝乃是轩辕星神下凡或轩辕星神的化身了。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夏后氏和商族的祖先则分别以参宿和大火星作为他们的星神。传说古帝高辛氏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阏伯,老二叫实沉。他们住在大森林里经常打架,不能相容。于是,唐尧把阏伯派到商丘去,观察大火星,祭祀大火星,用大火星来确定时节。后来相土继承了这项工作,相土是商族的先祖,所以商族就把大火星作为星神祭祀了。唐尧把实沉则派到大夏去,观察参宿,祭祀参宿,用参宿来确定时节。大夏是夏后氏活动的中心地带,所以夏后氏后来可能也把参宿作为星神来祭祀^①。在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还曾提到一个“鹑”星^②。这个星名半个“商”字、半个“鸟”字,似与商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③的神话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鹑”星就是南方朱雀的第四宿,即鸟星或星鸟。此星在当时既能确定春分,而又作为始祖来祭祀,更是商族的星神了。据《国语·周语》记载,周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同星宿天鼈有血缘关系。乐官伶州鸠对周景王说:“我姬氏出自天鼈。”^④天鼈即天上的一只大鳖,其星具体包括北方玄武的第三、第四、第五三宿,即女宿、虚宿和危宿。女宿为天鼈的头,虚宿和危宿是天鼈的身子。如果我们用线条把它们连结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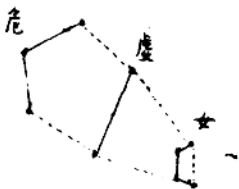
① 《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

② 参看《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版。

③ 《诗经·商颂·玄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 参看《周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来，一只活灵活现的大鳖盖便在天上出现了。鳖头紧缩，只是向一边稍歪了一些。姬姓的周人所以同天鼈有血缘关系，是因为周人的老祖母为太姜，太姜为有逢伯陵的后代，原生活在齐地。齐地属天鼈所管辖的范围，天鼈为太姜的氏族所“凭依”的星神。所以太姜氏族要祭祀天鼈，而太姜之祖有逢伯陵也“死而配食”，同天鼈一起受到祭祀^①。这就是说，太姜之祖死后也上归到天鼈星神那里去了。



天鼈

当然，并不是每个氏族部落都根据自己的图腾在天上找一个星神。彝族先民以老虎为图腾，认为公虎、母虎和子虎在天上分别推动日月和众星^②，但老虎在天上并不具体指某个星座或星组。彝族先民认为，豹子星、豪猪星、犀牛星、鸚鵡星、熊星和其他一切星宿都是神灵。由于这些星宿对人有好有坏，所以他们很关心出门会碰上什么星宿。

把天上的星宿人格化、神化而进行崇拜，这本是上古原始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同图腾崇拜、动物崇拜，以及祖先崇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先民们出于神秘的宗教心理和低下的

① 参看《周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② 参看陈久金等《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